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YUNNAN MINZU DAXUE XUESHU WENKU

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

——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

黄彩文 著



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YUNNAN MINZU DAXUE XUESHU WENKU

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

——
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

黄彩文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 / 黄彩文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1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 / 甄朝党，张英杰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1860 - 1

I. ①仪… II. ①黄… III. ①布朗族—信仰—研究—云南省
IV. ①B933②K28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396 号

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

著 者：黄彩文

策划编辑：张宏宏

责任编辑：向 征

封面设计：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编辑室）

010 - 64224782（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274 千字

印 张：16.25

定 价：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860 - 1/B · 518（汉 19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YISHI XINYANG YU CUNLUOSHENGHUO
——BANGXIE BULANGZU DE MINJIANXINYANG YANJIU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委员会

学术顾问

郑杭生 孙汉董 汪宁生 马 戎 杨圣敏
李路路 姚 洋 文日焕 陈振明 陈庆德
彭金辉

主 任

甄朝党 张英杰

副 主 任

和少英 马丽娟 王德强 张桥贵 王四代

委 员

安学斌	尤仁林	李若青	李 骞	张建国
高梦滔	孙仲玲	谷 雨	赵静冬	陈 斌
刘劲荣	李世强	杨光远	马 薇	杨柱元
高 飞	郭俊明	聂顺江	普林林	高登荣
赵世林	鲁 刚	杨国才	张金鹏	焦印亭

总 序

甄朝党 张英杰^①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培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民族院校。学校始建于1951年8月，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得以创立和不断发展，被党和国家特别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各族人民寄予厚望。几代民族大学师生不负重托，励精图治，经过近六十年的建设，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民族问题研究基地、民族文化遗产基地和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目前，云南民族大学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多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多个本科专业，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学校从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国家级和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的数量以及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

^① 甄朝党系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英杰系云南民族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色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以形成和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的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大。

云南民族大学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学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产出了大量的学术创新成果，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和观点，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学术界的好评。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著名民族学家马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直接过渡民族”理论，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并直接转化为指导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顺利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汪宁生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专家，其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为民族考古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几年，我校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多，成果质量高，结项成果中有多项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刊发《成果要报》，报送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发挥了资政作用。主要由我校专家完成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部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等都是民族研究中的基本文献，为解决民族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成为我国学术界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云南，提出了要把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战略部署。作为负有特殊责任和使命的高校，云南民族大学将根据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遗产的功能，围绕把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力度，培育和建设一批国内、省内领先的学科；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抓好科技创新，提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把云南民族大学建设成为立足云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高水平民族大学，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工程的核心和基础，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与重要任务。为更好地促进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推进学术创新，学校领导班子决定出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套文库的出版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当前，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必须增强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加强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社会作用，提高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高校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相信，随着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学校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第二，本套文库与我校学科建设紧密结合，体现了学术积累和文化创意特点，突出了我校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我校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这是对我校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的肯定，也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士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要求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的支持。学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基础，我们将按照国

家和云南省关于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的要求，遵循“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打造特色，以特色强化优势，以优势谋求发展”的思路，大力促进民族学、社会学、应用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公共管理学等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将这些学科产出的优秀成果体现在这套学术文库中，以更好地带动全校各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努力使全校学科建设体现出战略规划、立体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产出成果的态势与格局，用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促进高水平的大学建设。

第三，本套文库体现了良好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创新知识、完善社会、促进人类进步。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有健全的主体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文库作者要以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公众负责、为学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保证科研成果的内在品质。要谨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自律，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撰写著作，提高学术质量，为学术研究的实质性进步做出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出有思想深度、有学术创见和有社会影响的成果，也才能让科学研究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及全校教学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一定能成为反映我校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我校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库，一定能成为我校知识创新、文明创造、服务社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的文库建设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帮助我们将文库的出版工作做得更好。

2009 年国庆于春城昆明

序

和少英^①

民间信仰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仍以不同的形态存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云南不仅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全世界民族文化最为富集的地区，众多的民族成分和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云南各民族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以及表现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仰，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往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因此，我很期盼我国的学术界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开展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以此丰富民族学的研究内容，推动学科的建设发展。近些年来，这样的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民间信仰逐步受到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仅以我与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负责主持的省院省校合作共建项目“民族学重点学科”为例，2000年开始进行重点学科建设以来，北京大学就先后派出数名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云南的楚雄禄村、大理西镇（喜洲）和德宏那目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进行重访和再研究，并出版了《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的关于云南民间社会的信仰、仪式与象征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云南作为全国人类学重要田野调查研究基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天，彩文在其博士学位

^① 和少英，男，纳西族，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

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即将付梓出版，看到他在学业上取得的进步，作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长期以来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倾向于把一个小型村落作为进行调查研究的理想社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的临沧市双江县邻近中缅边境，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境自治县，境内居住着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等十多种少数民族，其中很多民族跨境而居。明初以来属傣族土司的统治区，清末至民国初期“改土归流”，设县治理；1985年成立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过程十分复杂，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由于近些年来跨境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布朗族又是其中一个研究者相对较少、又确实值得深入研究的民族，我就让彩文将此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起点。同时，为便于集中一段时间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我建议他到布朗族聚居的双江县勐库镇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任科技副镇长。2005年7月，我借专程送他到勐库镇政府报到的机会，亲自带着他到双江县的几个布朗族村寨进行选点考察，并最终确定将双江县沙河乡的邦协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以布朗族的信仰与仪式实践作为切入点，研究布朗族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变迁。

在本书导论中，作者首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民间信仰的概念及内涵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民间信仰是指一个社会中世代传承的围绕超自然力量的一整套观念及其相应的仪式活动，是一种符码化的象征与表达，它总是体现着一定生活模式的价值观、认知论和社会规范，常常通过社区成员的集体记忆而传承，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流变。接着，作者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民间信仰以及布朗族的研究现状，阐述了选题的缘由，介绍了田野点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生计方式等情况。

第二章是对邦协布朗族民间信仰的历史考察。作者分别从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体系、民间信仰在历史合力中的流变以及历史记忆中的民间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阐述。邦协布朗族居住在云南边疆地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域社会空间中，其地位相对“边缘”。因此，布朗族的信仰体系与仪式实践，皆与其在这一地域空间中的特殊处境有关。正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

和文化背景，邦协布朗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信仰体系及其仪式实践，其显著的特征是以万物有灵为核心。作者指出，作为一个地处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布朗族先民出于自身安全和生存的考虑，幻想出种种神灵予以供奉和膜拜，期望通过举行频繁的仪式与献祭活动来取悦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村寨民众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幸福安康，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随着明朝中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双江地区的传播，再由傣族土司传入邦协之后，佛教教义中的轮回转世等核心思想逐渐被邦协布朗族所接受，佛教节庆与信仰习俗也被吸纳进其民间信仰的体系中，从而丰富了布朗族民间信仰的内容。民间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行不悖地在布朗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对布朗族民间信仰的现实图景进行了论述。作者通过大量的个案材料、以实证的方法对民间信仰以及仪式活动如何在一个布朗族社区反复操演进行描述的基础上，揭示了民间的信仰与仪式对当下布朗族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信仰常常要借助仪式才得以表现。具体到邦协布朗族而言，他们的信仰一般是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春耕秋收等农时季节，或者是在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的重要场合以及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佛教节庆时，通过村寨中的集体性实践或个体家庭举行的相关仪式活动来表达和传承的。作者从三个维度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和阐释：一是村寨中的集体性仪式实践。祭竜神、祭寨神等仪式是全寨性的集体仪式实践，需要举全寨之力来完成，一般一年或数年举行一次；二是由个体家庭举行的私人领域的仪式活动，如叫人魂、叫谷魂、种“鬼田”、尝新米、进新房、拜干亲等，是村寨中最为普遍和经常举行的仪式活动；三是布朗族社会中的占卜活动。历史上的布朗族盛行用鸡骨问凶吉的占卜文化，大凡涉及瘟疫战争、公共祭祀等村寨性活动或者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结婚生子、起房盖屋、年节喜庆、丢失财物、出门远行以及疾病、叫魂等等，都要用鸡卦占卜，以预测凶吉。在汉文献典籍对布朗族社会文化记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这一民间信仰习俗为我们考察和研究布朗族历史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1970年代以来，海外的人类学家曾经运用“民间信仰”（folk beliefs）这一概念对中国汉人社会文化整体性或一致性进行了研究与解读，他们旨在论

证中国文化整体性或一致性的生成，主要是因为汉人民间社会中广泛践行的大体相同的仪式行为或社会习俗。武雅士（Arthur Wolf）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指出，中国的民间宗教存在着一个关于神、祖先和鬼的象征体系，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的三个等级，即官员、家族与外人。对这三类观念形态中的象征的祭拜也分为三种：神的祭拜主要是社区性的，以庙为中心；祖先的祭拜是家族性的，以祠堂和祖灵为主心；鬼的祭拜是对家和社区外的亡灵的祭祀，以家与社区的边界为中心。武雅士所说的汉民间信仰及仪式实践中的超自然体系（“神、鬼与祖先”），实际上就是现实世界中帝国官僚体系的翻版。具体而言，玉皇、城隍与土地公等“神”所构筑起来的等级体系，体现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类属关系；“鬼”即“陌生人和乞丐”体现的是一种内外关系；而死去的亲属即“祖先”体现的则是一种亲属关系。然而，邦协布朗族的超自然体系显然远比武雅士等人对汉人社会的概括要复杂得多。比如，在“神、鬼与祖先”这三类超自然物之外，“佛”及“霏拍鬼”在布朗族的超自然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布朗族践行族内婚的原因即出于对“霏拍鬼”的担心与恐惧，“霏拍鬼”不止是“陌生人”那么简单，在多族群杂处的地域社会结构中，它来自其他族群的鬼魂，尤其是“汉人”。因此，邦协布朗族日常生活中频繁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已经成为区别“我群”与“他族”的文化边界。面对不同族群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有限的生存资源，邦协布朗族便将一切异己力量视为对自己隐含威胁的不洁之物，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因为担心汉族家中的“霏拍鬼”伤害布朗族从而以武力强行将汉族赶出村寨的案例，深刻地反映了村落生活中复杂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紧随其后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分别探讨了布朗族人生礼仪中的民间信仰以及民间信仰中的禁忌与功能。人生礼仪也称通过礼仪，主要分为诞生礼仪、成年礼仪、婚姻礼仪和丧葬礼仪，是我国各民族社会中的重要民俗事象，也是邦协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邦协布朗族社会的普通民众中，深刻影响着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竜神、寨神和家神是邦协布朗族民间信仰体系中最重要的神灵，对这些神灵的信仰和敬奉，不仅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寄托，而且已成为村落最重要的象征符号之一。此外，邦协布朗族还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对于禁忌的解释体系，他们能够清楚地区分生活中的哪些疾病或意外是由于违反了禁忌，亵渎了神灵的结果，这样就使得人们相信在自己的言行与结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必然联系，从而对神秘力量与神圣对象怀以敬畏之情。因此，在邦协布朗族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要经常献祭神灵，而且还要遵守民间信仰中的若干禁忌，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神灵的惩罚。这样，布朗族民间信仰中的禁忌不仅内化为社区成员的伦理道德，还被演化为许多灵验传说在村民中广为流传，邦协布朗族正是用无数因违反禁忌而遭到惩罚的灵验故事来不断强化其社区成员的集体记忆，从而达到规范人们行为、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作者通过对布朗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的考察，指出布朗族的民间信仰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积极的社会功能，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

第六章继续以实证的方法对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的现代变迁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布朗族的民间信仰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了国家意识形态运动的批判和压制，因此很快在乡土社会中销声匿迹，其民间的仪式也迅速退出了社区民众的生活舞台。然而，当国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影响，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布朗族民间信仰也随之发生了变迁，突出地表现在民间的仪式开始走出传统的乡土社会，参与到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中。1980 年代以来，邦协布朗族的地方精英及社区群众积极利用国家提供的民族政策的制度空间，对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复兴的民间信仰与仪式进行了重构，使其信仰及仪式实践不仅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布朗族彰显其民族身份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也成为布朗族民众在社会变迁中争取社会发展资源的重要手段。在作者对当下布朗族地方知识精英对其信仰及其仪式实践的利用、诠释与重构过程的民族志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邦协布朗族如何积极利用传统的信仰与仪式参与到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中，藉此彰显族群地位，争夺社会发展资源的文化政治图景。换言之，布朗族的信仰与仪式实践在 1980 年代以来，已逐渐从单纯地应对其自身的精神寻求与区域间复杂的族际关系，转变为主要应对国家的制度性力量，从而成为其彰显民族身份的一种文化机制。如果我们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考察民间信仰，就会发现国家的力量事实上是与很多其他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与地

方信仰产生着更为复杂的互动，并且与社区的发展及地域社会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

总之，通过对邦协布朗族民间信仰的考察与反思，作者在结论中指出：“一方面，所谓民间传统的复兴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传统的重构与再造，是乡土社会中社区民众面对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影响而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是社区民众有选择的建构传统以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布朗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的展演与传承提供了相应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此外，“社区民众对此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也是传统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从这一层面来考察，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不断再生和不断创造的，其民间信仰复兴与再造的动力不仅仅来自布朗族内部，也与当地政府打造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努力分不开，是地方政府、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从我国目前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结论还是较为可信与中肯的。

纵观全书内容，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视角新颖。在以往为数不多的关于布朗族研究的成果中，大多从较为宏观的层面考察其社会文化及其变迁问题，而少有人对布朗族的民间信仰进行专题的深入探究。在这部论著中，彩文通过对一个云南边疆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村寨的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的民族志叙述，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布朗族乡村社会结构和村落生活的一个视角，揭示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对其社会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一个人口较少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与村落生活，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乡村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二是资料翔实。彩文先后历时四年之久，在邦协村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与那里的布朗族群众、村寨精英和仪式专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而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到村寨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中，同时搜集到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民族志素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地人的仪式与信仰进行了审视与解读。当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这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尚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地方，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这部论著不仅为我们了解布朗族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对推动布朗族研究乃至整个跨

境民族研究也必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我期待彩文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能够持之以恒地努力钻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水平，为我们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带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2011年1月于昆明莲花池畔

内容提要

作者以云南省西南部一个布朗族村寨的民间信仰为个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在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活动如何在一个布朗族社区的反复操演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布朗族集体记忆中的民间信仰是如何影响其历史及当下的社会生活，以及面对社会变迁，社区民众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民间仪式与地方政府发生互动，争取民间信仰的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作者指出，1950—1970年，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曾一度退出了社区民众的生活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布朗族本土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布朗族族群意识的增强，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及其仪式不仅得到了复兴，而且逐渐成为布朗族争取社会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文化象征符号，开始参与到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

从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民间的力量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努力寻求并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对话。应该说，这一方面是地方文化精英为了拓展民间信仰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进行的种种努力的结果，是社区成员在新的环境下为争夺社会资源而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为民间信仰的延续与传承提供了相应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从这一层面来考察，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不断再生和不断创造的，是地方政府、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